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經部・春秋類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叙一卷 [清]孔廣森撰 一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二卷(存卷上) [清]吳壽陽撰 一八七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清]凌 曙撰 三三三

春秋公羊問答二卷 [清]凌 曙撰 四三五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後錄六卷 [清]劉逢祿撰 四五七

公羊逸禮考徵一卷 [清]陳 兑撰 六四三

春秋決事比一卷 [清]龔自珍撰 六五七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二卷 [清]何若瑤撰 六六五

368.1/3

校栢公羊春秋通義敘略

公羊春秋通義
經傳通義
卷之十一
第一種

公羊春秋通義竝自敘凡十有二卷前翰林檢討仲兄驛軒先生所纂廣廉手校錄付棗人以歲在壬申夏五月鳩工冬十一月歲事蓋至是而夙願始克償矣先生杜門却埽循陔著書是編寫定最爲愜心猶憶丙午冬將返道山之前數夕語廣廉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貌孤成立尚不可知千秋之託將在吾弟烏虞人之云徂言猶在耳歲序流易身世浮沉計曩昔已版行者則有大戴禮記詩聲類二書而屬意之作翻在所後良以永矢弗告多聞

久要不忘矜嚴審固非敢緩也先生幼負異稟長號多聞先夫子之志故在春秋舊史氏之風斐然述作雖使賈逵奮筆隙無可緣較勝何休草思裁而不俗後有學者此其杓耶嘉慶十七年仲冬旣望弟廣廉靜吾氏識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母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母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叙〕

朝經荷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與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汎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

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自後即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叙〕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

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

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

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

秋之失指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

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嘉慶三年揚州阮元

春秋公羊經傳隱公第一

卷之一
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解詁曰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

其子平傳地傳不敢傳齊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

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辭詰

問所不知卽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竭

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得

於當文目其所據間有失者頗竊禪損焉

君之始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

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

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

年也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

作之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

故善言經者約而該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

古未之見攷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歲生魄召誥三月

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

四月歲生魄舉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

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言月其他

錄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

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朝必居明

王之所以辨方正位廟峙布政周之初蓋頌朝

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

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天視則率祖尊而親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正月不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誣乎？**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

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

解詁曰：據文公言卽位也。卽位者一國之始政，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也。

公何以不言卽位？

解詁曰：據文公言卽位也。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

之。

解詁曰：據孔氏所著書，正月之正，謂之正月也。反還之，平治也。

曷爲反之桓也？

解詁曰：平治反還之。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焉，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曾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

師說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四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商臣蔡叔弑其子爲父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

王之正朔春繫於文王，尊則統天視則率祖，尊而親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正月不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誣乎？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

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

解詁曰：據文公言卽位也。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

之。

解詁曰：據孔氏所著書，正月之正，謂之正月也。反還之，平治也。

曷爲反之桓也？

解詁曰：平治反還之。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焉，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曾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

師說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四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商臣蔡叔弑其子爲父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

王之正朔春繫於文王，尊則統天視則率祖，尊而親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正月不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誣乎？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

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

解詁曰：據文公言卽位也。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

之。

解詁曰：據孔氏所著書，正月之正，謂之正月也。反還之，平治也。

曷爲反之桓也？

解詁曰：平治反還之。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焉，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曾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

師說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四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商臣蔡叔弑其子爲父之道缺，臣而告上爲臣之道缺。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

解詁曰：是時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凡以起其讓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解詁曰：桓立明其本無受因之心，故不書卽位所。

隱長又賢何以不以長？

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凡以起其讓也。

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解詁曰：子尊無子立，姪無子立，右媵姪，質家親親先立，姪無子立，右媵姪，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

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左氏晉侯觀綱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與。乃曰：古制不亦謬哉？謹案何氏說立姪爲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嫁御後雖無娣媵，先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人法家先姪容失其實。

隱母本以媵至桓，至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

注曰：婢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人法家先姪容失其實。

次立也。

母以子貴何焯曰：謂有子則母以次升爲貴妾也。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音義釋文云：婁力俱反。人語聲後曰：婁昧，昧死史記作楚將唐昧，亦即此昧字也。三家之經義所繫者，後不復舉。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

或言暨會猶最也

解詁曰最聚也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技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也爲言及之爲言最亦古之聚字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者明富隨意善惡而原之欲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

也

不詳知爲君也解詁曰以祿父爲名

左傳曰邾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鬪克並字儀年經言褒之也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沃

也

解詁曰以言公及何以名以祿父爲名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焉其義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韋公惟私韋者諸侯之禮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人皆與公盟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

解詁曰最聚也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技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及猶汲汲也暨猶暨也爲言最亦古之聚字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者明富隨意善惡而原之欲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不詳知爲君也解詁曰以祿父爲名

左傳曰邾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鬪克並字儀年經言褒之也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沃

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何以名以祿父爲名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焉其義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韋公惟私韋者諸侯之禮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人皆與公盟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

解詁曰最聚也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技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及猶汲汲也暨猶暨也爲言最亦古之聚字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者明富隨意善惡而原之欲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不詳知爲君也解詁曰以祿父爲名

左傳曰邾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鬪克並字儀年經言褒之也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沃

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何以名以祿父爲名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焉其義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韋公惟私韋者諸侯之禮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人皆與公盟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

解詁曰最聚也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技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及猶汲汲也暨猶暨也爲言最亦古之聚字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者明富隨意善惡而原之欲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不詳知爲君也解詁曰以祿父爲名

左傳曰邾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鬪克並字儀年經言褒之也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沃

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何以名以祿父爲名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焉其義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韋公惟私韋者諸侯之禮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人皆與公盟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

解詁曰最聚也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技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及猶汲汲也暨猶暨也爲言最亦古之聚字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者明富隨意善惡而原之欲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不詳知爲君也解詁曰以祿父爲名

左傳曰邾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鬪克並字儀年經言褒之也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沃

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何以名以祿父爲名

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焉其義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質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者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韋公惟私韋者諸侯之禮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人皆與公盟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

在外亦不地也

在內謂國都之內統於國故可無
鄭地解詁曰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故書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

言宰

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皆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垣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著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列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

惠公者何隱之考

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解詁曰仲字子姓婦人以

適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不

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

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

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

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適之義春秋絕正

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

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

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

蓋以馬以乘馬東帛兩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繩束馬而大夫以上則東帛四馬也季康子贈于宋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難記諸侯相贈以乘大輅則亦得有車解詁曰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龍高五尺以上東帛謂玄三絰二玄三法取足以共事

車馬曰贈夏道此者取與貨財曰

聘衣被曰襚

知生者襚知死者襚解詁曰襚猶送也

桓未君則

諸侯曷爲來贈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子

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其言來何解詁曰招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

赴告天子諸侯彰桓母以

來不及事也

苟卿子曰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贈可以兩事相比

特爲異辭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等當文各有

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解詁曰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當各使一使

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範之仲子不稱夫

人不堪得敵公故不假絕也解詁曰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歸者與使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富

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

當各使一使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解詁曰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

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遠士庶人宋稱人亦微者也魯不稱人

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解詁曰祭者采邑也謹案凡祭皆周公之後伯

者長幼稱也蓋何以不稱使凡伯稱使奔也奔則

曷爲不言奔

解詁曰據齊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

之辭也

解詁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

罪

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

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

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者義明當受賢者不當

受惡人也月者爲下卒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

在上謹案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

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別之魯受天

子遁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穀梁傳

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

是亦取公羊之說爲長

公子益師卒

解詁曰據臧遠也立乎定哀以指隱桓

何以不日

解詁曰據臧遠也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

孫辰書曰

祖之所逮聞也故言

八

穀九氏所著書

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

孫放卒于齊公寧與小歛乎穀梁說大夫日卒

正也不日卒惡也得六月丙申季孫隱

所見異辭所

如卒何以無惡文似二傳皆失之

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

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

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

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娶我來奔傳云邾

邾娶快來奔傳云邾娶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

邾娶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

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

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

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閔桓隱亦四廟

其所逮也親疎之節蓋取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

爲恩痛錄之所傳閔世思殺恒不日彌牙之日有

故焉爾所聞世恒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

所見之世雖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

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

詁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

始也

記滅國於是始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得而不居者越勝都邑弗取

師衆稱某率師傳例在五年何邵公云入例時傷

害多則月非也前後入恒書月若計有罪日錄之

其略不言月者唯衛師入盛宋人衛人入鄭秦人

入都吳入州來於越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

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

字帥本巾帨之

帨當作率爲正

穀九氏所著書

九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左傳云無駭父諸誼與族公命

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

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

秋據哀錄隱非史官書

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

之若公子駢之孫方爲駢氏而國語謂之駢

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

不追氏者卽乏貶者黜也春秋託

天子之事故有是貶義也月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

位諸侯貶稱人若

曷爲貶用兵入杞不貶也

日宜降爲小國也

曷爲貶解詁曰言疾始減者諸減復

疾猶惡也解詁曰

言疾始減者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始減也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音義昉嘉平

減昉於此乎

石經作放鄭注考工記陶族下亦云

讀如放於此解詁曰前此

此乎之放前此矣者在春秋前前此則曷爲始乎

始也

君子所修春秋於是始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

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謹案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

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

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謹案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也解詁曰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 月者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否謹案 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 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 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 地以自廣漢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 駁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 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 如何書之廣森以爲貢入將書展無駁率師矣內 諱弑言薨固與實薨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卽與賓 入者同辭亦何不可况貶去氏者正起其非賓入乎	于宋不書逆人譏猶謫也曰曷爲貶問譏則 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 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於彼而文見 於此者故生問其所爲譏則譏始不親迎也解詁 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曰禮 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 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 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 上卿逆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卿君之聞 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 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 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 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 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 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又著詩作於 士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口者爲戎後渝我盟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綸蓋 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 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 碑軒孔氏所著書	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覩覩解詁曰譏爾 何以書于宋不書逆人譏猶謫也曰曷爲貶問譏則 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 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於彼而文見 於此者故生問其所爲譏則譏始不親迎也解詁 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曰禮 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 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 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 上卿逆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卿君之聞 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 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 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 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 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 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又著詩作於 士
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 稱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邵公以爲有母當 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傳 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廉遠恥也碑軒孔氏所著書	齊哀公之世停言不親迎前此者亦足以徵矣 春秋之始也解詁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 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 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謹案大夫爲君逆女 例月大夫自逆時其君娶不月者當文有說女 履綸來逆父母之辭紀在塗稱婦解詁曰公子 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 之入國稱夫人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
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紀有母乎
曰有則何以不稱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
母不通也

伯姬者何內女也

解詁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稱父母其言歸

何婦人謂嫁曰歸

解詁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內女歸

例月恩錄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無間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經作子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解詁曰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經作子

帛者是古文省伯帛皆止爲白隸寫遂異耳子帛履綸之字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綸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彼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爲前入向後取卒婁春秋入國取邑皆記始於莒蓋於此抑之總見其罪他入取不猶抑者凡誅賞之文皆唯始見立法餘從同可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士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

夫人也

解詁曰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

賢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嫡死媵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夫人矣

鄭人伐衛

伐例時雖在月下蒙後放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

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

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

後者朔在後也

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

故疑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

解詁曰至尊無所屈也謹案天子有記葬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

文王之法諸侯請謹于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绋而從王事故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

云爾崩薨顛喪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夫曰卒士曰不祿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喪其夫曰卒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謹案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惟世其職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三百六十五之屬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選不失賢外大夫不卒此何以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

原仲卒解詁曰據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蓋王薨主訃喪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內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爲譏世卿書

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

解詁曰

宰渠氏官仍叔不稱子謙何謙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稱氏尹氏不稱子則謙是武氏子也

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卽先君之廟而命之武氏子

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

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庭三年

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

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

失焉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

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謙是一人曰武氏

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以不稱使

据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當喪未君也

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

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

武氏子來求聘何

以書謙何謙爾褒事無求求聘非禮也蓋通于下

解詁曰

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謙也毅梁傳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

得不得未知之辭也交謙之是

也求微也尊者曰求敵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解詁曰不言葬者謙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謹案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

爵而尊同姓亦從大國例此八國皆卒日葬月其

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

沒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恒始

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墳卒日卒不葬自

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膝始見於隱

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

信公之世新臣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襄公以後

信公之世新臣始見於僖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

時葬至鄭，誠謂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在莊公之篇，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歔公錄，日焉。昔卒不葬者，三國吳也。楚也。曷也。吳楚之不葬，黜其俗也。曷之不葬，其君無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解詁曰不

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則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則既至士。踰月外，姻至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勢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解詁曰慢薄不能以禮葬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

解詁曰隱痛也。

公是也。葬齊桓公是也。不日者，從失禮畧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

解詁曰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解詁曰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

得葬也。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亢子設如宗社，示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誥，後猶有爭，况乃私愛亂逆，以開覬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襄公既歿，乃讒廢之。春秋垂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

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示大經大法俗

君位之終始春秋，亦皆

橫謂葬不葬非義例

君此當時何

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

解詁曰與

夷者，宣公之弟。穆公者，宣公之子。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

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

哭

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師般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寇勃為左

與夷復曰：復白也。

先君之所爲不

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

先君之不爾，遂可知矣。解詁曰：爾女也可。吾立乎此攝也。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

解詁曰：馮與督共弑繆公。

平與夷，莊公馮弑與夷。

解詁曰：馮與督共弑繆公。

又不討賊，蓋知平弑者也。潛率故君子大居正。以長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正也。假令繆公善反，因時之宜，立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杞，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楚子伐宋取疾始取邑也	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車當日故也日必繕於用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	彭城不書	彭城不書者義與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彭城不書者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車當日故也日必繕於用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	彭城不書者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車當日故也日必繕於用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解詁曰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謹案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蛇殺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亦云某週公于某春秋之中偶無其事再解詁曰遇劄時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鞶者何公子翬也	解詁曰以入鞶者也				
曷爲貶	解詁曰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此與弑公也				
鞶者何公子翬也	解詁曰以入鞶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其稱人何	石碏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中國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甫曰衛人不卽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背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濮縣也錄于濮者與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公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義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其稱人何	石碏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中國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甫曰衛人不卽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背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濮縣也錄于濮者與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公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其稱人何	石碏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中國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甫曰衛人不卽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背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濮縣也錄于濮者與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公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其稱人何	石碏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中國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甫曰衛人不卽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背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濮縣也錄于濮者與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公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諭者傳世家所加諱某生而舉諱順記事者之辭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工史記述周公曰姜成王之叔父古人爲文猶諱每有如此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者也男曰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

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字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

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朱繆公危見之但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臂之屬不得書者亦託始之義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

春秋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尹氏立

衆之所

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傳曰得衆

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次當立正也其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子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事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

又顧與志定君安圖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據明微每施於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

也解詁曰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謹案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音之聞無入

耳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云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又轉爲戾故易日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內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

聰不明而蔽壅分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今謂蕙若其不可似彼得守以登戾反讀之乃正

協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詁曰百金猶百萬也古者謂張罔罟草谷之屬也漢書漢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解詁曰考成仲子之

言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言立者得變禮也謹案毛詩序曰斯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

解詁曰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駿率師入極是也

將尊師少稱將解詁曰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

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士將卑師少稱人

解詁曰鄭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公伐邾是也

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于侵伐圍入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辭非盡意義所繁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

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侯王奏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

矣

大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朱文公曰据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鵠江中之類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能得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釋經所以主爲棠遠書解詁曰

于宣王考室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而較采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經意音義烹平石經始祭仲子下無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仲子之葬久矣初沒惠公之喪音未可盛禮與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祀汾日凡烝嘗大事有事吉禘皆日用致夫人不日考宮非適不日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解詁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加初者以爲常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之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謹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官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

子八佾解詁曰佾者列諸公六說六六三十六人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小招章句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陽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達于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足爲佾必入人之證繁露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故得通言大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

于宣王考室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而較采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經意音義烹平石經始祭仲子下無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仲子之葬久矣初沒惠公之喪音未可盛禮與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祀汾日凡烝嘗大事有事吉禘皆日用致夫人不日考宮非適不日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解詁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加初者以爲常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之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謹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官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

王者之後稱公頤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名公是也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與子男同爲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恒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南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舍文嘉日四方所瞻侯天子三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

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道此者明本文武之制周人世因之音義釋文云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鄭王城邦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婁人邾人伐宋解詁曰邾婁小國前此羣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諸侯四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又天子之大夫祝諸侯曰

邾婁孔氏所著書卷三十一
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諸侯四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又天子之大夫祝諸侯曰

邾婁孔氏所著書卷三十一
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諸侯四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又天子之大夫祝諸侯曰